

集部

元文類卷十四

元 蘇天爵 編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茍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茍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

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己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簏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

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茍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後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

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其君而除天下之亂至其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其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其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

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為草木禽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茍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以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其為慵懦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

價也蓋其幾一失而其獘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綱紀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宫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

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淩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推宣課分郡縣籍戸口理獄訟别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宫闈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交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

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寳位皆以致治之主不世出也
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方究核徭賦以
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顧治之心亦切也惜其
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
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
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
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
存若不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

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
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
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
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
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
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
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
是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

録取黄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禀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

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服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

為之位乘可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氷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葢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

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足為投機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熟聽

俯納貢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下以隅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至元五年十月上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於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穆哥大王也拔臣於畎畒之中進臣於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

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禄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貰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贅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葢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

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實生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内豪傑之士翕然向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

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舉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内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唐虞無為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

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茍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啟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

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屏藩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祖宗創業之鴻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强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乾綱則藩鎮之禍消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

豈欲變易舊章作爲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天下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傒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

秋嫡長之義内親九族外恊萬邦建皇儲於春宫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絶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揺邦本自固矣陛下緼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之臣民幸甚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

銓敘流品編齊戸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備軍政嚴武備闗疆埸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强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屛貴近退姦邪絶臣下之威福强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内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鎭之

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

其旨豈不深且逺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禍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

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乃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顔東南一隅未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箝直臣之口至使人

情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譁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啟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皐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為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

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葢天地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

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為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為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葢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

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少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官者耆老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内

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蔭勞效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為

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為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為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

之餘敝惟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為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矣向使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為

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曁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為心而魏徵之論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衣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葢

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爍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氷圻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荅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明太平之化可以保

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為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甲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葢以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哈瑪特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

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己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為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圖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

動京師既而知有前江西道榷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諠譁皆云彼實阿哈瑪特黨人乃當時貪横之尤者訪其根因來歷往往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内外連結見者為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畢職食禄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壓

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哈瑪特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贓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榷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為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

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錠金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錠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二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録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怨於見代

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敘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與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令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較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

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為羣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為趙將子胥之為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歎者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伊蘇特穆爾大夫巴延丞相皆為天下之所敬

仰海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須三相愽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賛則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者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則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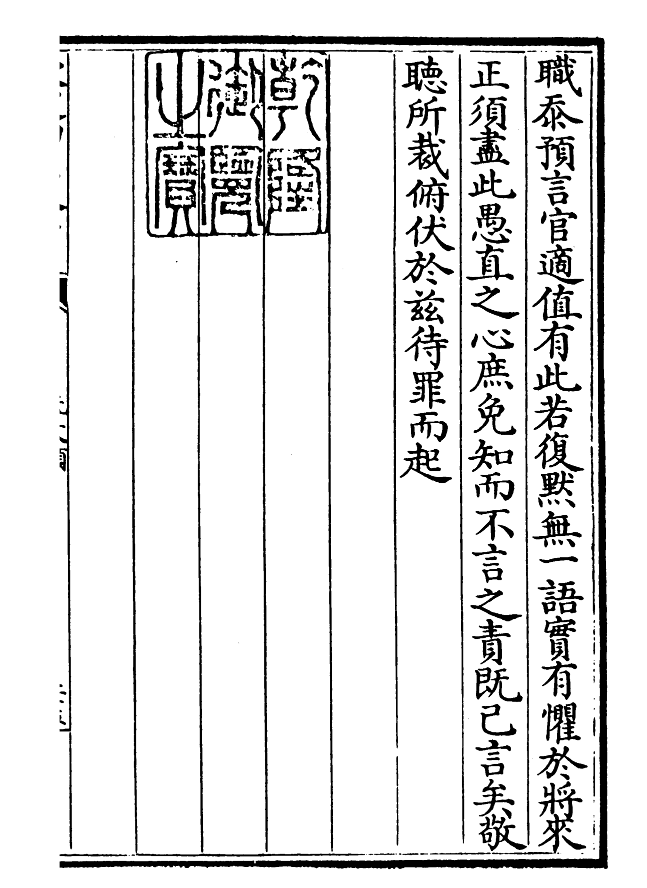
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為刻剥之計民力既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歳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甞推校事理國家之於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强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

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為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為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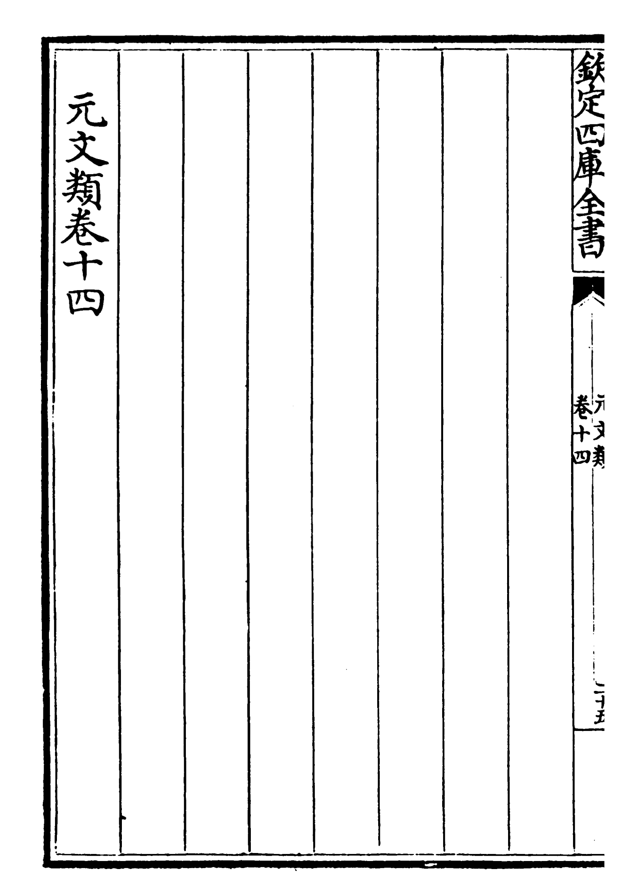
用之不乏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惜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為國斂怨果欲不為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數事始

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為後慮若不早為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木病已深始嬿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

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為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哈瑪喪家之禍君臣父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況阿哈瑪特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



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兹待罪而起



元文類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劉文耀

元文類卷十五

元 蘇天爵 編

奏議

諫亲五臺疏元貞二年五月上

李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

見五臺剏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仗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無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即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撫

業持盈之日凡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廷費用百倍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為怒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路迴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聖后

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待求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僣越而惓惓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建白十五事　馬祖常

竊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摘拾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案蓋亦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社稷下有係乎民人禮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謚贈政理斯在教

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
自勸定制則官自守修武則先卹兵嚴試則可勸吏事
欲究其本末言似涉於繁蕪統論難悉條析易陳所有
建白一十五件逐一開具如左伏請聞奏施行
一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民
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愛當
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一笑若調攝玉
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欽睹皇上仁心

如堯儉德如禹伏願重以承天地祖宗之鴻業於進
御之間當以玉食宜乎禁衛者為先至於酒醴固是
穀麥所釀然更乞於進御之際命近侍臣都思一獻
百拜之義則天下生靈不勝幸甚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隆欽惟聖上仁慈孝敬
度越百王伏願今後郊祀之日大駕親有事於南郊
親祼於太室則天地答貺神明降禧薄海内外咸仰
聖德太平之福羣生幸甚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是也
觀闕盤鬱城雉繚環祖宗之所御黎庶之所瞻今聖
主謙德彌恭尚居東宮之舊竊慮民物觀聽有所未
喻伏願賜御大明正衙鎮服華夏統體天地何以言
之譬日月星辰順居次舍則萬物被光羣生仰明
一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朝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
章文物悉宜燦然光於前代况遇聖上文明之主如
科舉取士吏員降等之類屢復古制惟朝儀之典不

講而行使後世無所鑒觀則於國家太平禮樂之盛實為闕遺且夫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珮玉儼然左右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口如蒙聞奏命中書省會聚文翰衙門官員究論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一古之為治葢有禮樂非徒事刑法之末也夫有道之世措置施設悉存禮樂之義欽惟聖上君德昭然

孝慈純備獨居潛邸招致天下儒學之臣延納海内
知名之士禮樂文物洽乎聖性故踐位以來進儒術
而抑吏道却珍禽而絶游畋清心寡欲民物豐阜其
用儒之效固已驗矣獨未聞今皇嗣左右天下儒學
之臣有幾海内知名之士有幾也伏願憲臺聞奏乞
賜依準治古之法命朝臣集議典制請行皇太子視
學齒胄之禮明示天下教化之本雖道德之躬仁孝
温文固已篤至然聞見習熟又在薰陶此實係國家

萬世之福畢職先上疏特請選擇師傅左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然區區之情實念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府掾史雖職掌文書亦日佐大臣決理政務伏請聞奏設立律學算學博士命隨朝二品三品正流衙門吏人欲求轉補三府掾史者就其所業於律學算學博士之前應試依科舉差監察御史監試吏禮部官知舉每一周歲試舉一次則三府有得人之實下無躁進營求之私試中之

人不必限以出身之高下不中者發下本役考滿不得過從七品仍預照會施行則立賢無方公道不偏一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詔兩廣福建外如淮東浙東荊南山東四道並為無用徒月費俸廩坐養官吏而已如依準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鎮路分總管達嚕噶齊帶受本道宣慰使等職各鈐轄數路上不煩朝廷虛設職官人吏下不使數路官府牽制煩複無益於事

一諸翼軍官自萬戸下至百戸子弟承襲父兄之職者合參酌古今之宜設立武舉並須習學兵法武藝如蒙古色目人只試以武藝如願試兵法中者升階漢人兼試兵法武藝中式者方許承襲如布衣之士願試及中者於各翼或不敘或戸絶等歇空相應名闕内擢用如此庶使武備不弛軍政稍嚴保大定功之事為體不輕必若今日難於更張則四方宣力老將既已病死承襲驕脆子弟但知酒色裘馬為華好

一旦直欲冒矢石執干戈以犯勍敵不惟本人自取肝腦塗地從軍將士死復何辜卑職歷觀前古之迹其禍患弊病未有不生於太平之世竊慮及此伏乞施行

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極此位比者聖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甚此官近歲屢有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空司徒切慮天下後世傳為口實非便

一親民之官守令為急然守令者緣係朝廷遷除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懼而行省所差府州司縣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之徒往往恃其名役之細微縱其姦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侵詐庶民盖此徒出自貼書小吏數十年間轉充是役卑職頃居田畆嘗聞此等言曰我等身無品級子無廕敘原此初心謂之無賴而今竊美府州司縣之權剥刻單弱以肥其孥良可憫嘆如蒙聞奏命中書省除各路存留官經歷知

事照磨外其餘革去請參酌古制令各州判官僉書州事各縣主簿勾稽本縣文簿實為官制不紊體統稍均人既有名事自不苟為係於民不細伏乞施行

一命將守邊國之司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毫銖一失利害懸絶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平居使之順其逆樂略其深文密法而不責其小廉曲謹然後效死也易是為御將之道夫將不可不擇也擇而用之勿疑不疑則專專則重重則可倚倚之而不效則

召而殺之無輕台之理今近歲連名北大將似涉輕易古語云臨敵易將非策也竊慮及此伏乞聞奏施行

一漢軍征戍嶺海之南歲病而死者十率七八其所屬軍官利在危殆之際必用資財擬指軍人北方本家所有孳畜田産厚息借貸準折還納終致破産不敢有詞夫以世襲軍官蠶食部下行伍深可哀痛今後如蒙將在嶺海及漳汀等數處征戍軍人果有病

患除官為看醫外其貧苦闕用之人比及取發封裝以來宜令本處有司約量借放封裝到日撥除還官並不收息或應借貸而不借貸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道廉訪司體察究治如此庶不致中原軍戶日蹙軍官日富

一侍衛親軍根本所係宜令各衛指揮使立時教閱練習武藝膂力訓養精鋭則萬一應卒得用仍除鎮衛把守外不令與官員守把葢造役使勞苦幸甚

一太常定謚古今美制欲使姦人知懼於死後善人有勸於生前近歳謚號之稱不公殊甚如今後太常定謚不公宜令監察御史糾彈庶使輿情稍伸國典不曠

一農穀天下之本也四民則以農為次百貨則以穀為首操布帛之重輕關生民之休戚者穀為急焉而近年工商淫侈游手衆多驅壠畆之業就市井之末葢為政者失勸農之道焉今後乞將各路府州縣達

嚕嚐齊專管諸軍奥魯總管知府知州縣尹專勸農
事事既歸一功仍可就更講究重穀勸農之方畫一
開坐行下有司遵守如民有馬牛驢畜遞相食踐田
苗並彼此爭告田土疆界不實等罪名及民間婚姻
債負拖欠金銀資財許得以穀贖罪準折轉賣之類
果有力田之人縣州勸農官等就於見在錢糧內撥
賞束帛豚酒然後開申不實者許廉訪司體察如此
旌異慰勞行之數年必有成效

建言五事

許約

伏睹世祖皇帝登極詔書有曰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切惟官有未備政有未舉正賴後聖補之方今天下官職咸備治具畢張其所以輔成先朝之弘規者遠矣然於天朝盛典顧尚有未暇舉行者約以不才猥當言路切有管見五事伏冀採擇一曰開經筵所以資聖學也二曰立諫官所以隆大業也三曰祀勳臣所以勸有功也四曰定配享所以明道統也五曰廣薦

舉所以求遺逸也縷陳如左合行具呈御史臺聞奏施行

一曰開經筵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名韋處厚路隋爲侍讀命講詩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嘗充是選此即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世祖皇帝嘗令左丞許衡具六經中有益於政事者進講裕皇在東

宮時亦嘗令賓客宋衜日講尚書今聖上崇尚儒雅勵精求治凡可以興太平者莫不舉行惟經筵之制未能復古縱有為之建明者而有司行移翰林令侍講侍讀就充是職殊不知其職所掌實不同也今莫若於在廷諸臣中擇其學問正大義理精明者二員俾為經筵講讀官於經史中擇有補於世道時政者進講不必屑屑於章句但舉其大義質諸政事明天地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原君子小人之辨學術邪

正之分又選近臣二員領其事伺聖上清燕為之引
進導達或半月一講或一月一講仍預令翰林編集
世祖嘉言聖德與凡政事之弛張賢哲之謀謨人材
之進退財用之出納及命將出師混一區宇遠謀宏
略類為一書如貞觀政要每遇經筵必先令講讀一
二條次及經史其於治道實非小補

二曰立諫官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諸侯有諍臣五
人大夫有諍臣三人其職即漢之諫議大夫與近世

左右司諫正言也考之前代并隷中書省古之賢君不惟善納諫又屢賞諫臣導之使諫是以能成至治傳有之賞諫臣者國必興今百司庶府已備獨諫官猶未設誠為曠典伏望於廷臣中選其色温氣和進止從容明先王之道合乎當今之宜不激切以求名不矯亢以立異者二員備為諫議大夫使之開陳治道啓沃聖心此誠當今急務也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况吾皇聰明仁聖不以為難必能賞諫臣以來

天下之善言矣

三曰祀勳臣大禘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禘於太祖則知當時功臣與祭故末章明言伊尹也盤庚告羣臣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知功臣配享實始於殷孔安國曰古者録功臣配食於廟祭於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於三時為大也孔頴達曰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其所事之君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

祭於大烝此功臣配享之見於經者也故唐以房玄齡高士廉屈突通配食太宗以馬周張行成李勣配食高宗宋以趙普曹彬配食太祖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食太宗其餘各以功臣配此功臣配享之見於史者也欽惟我朝自太祖皇帝肇起朔方奄有區宇開國元勲皆蒙古大臣表表見於世者甚多今國家除薦新外十月上旬大祭誠合古者冬祭大烝之禮宜以功臣配享不惟不忘舊勲實有以勉勵羣臣

雖古人泰山若礪黄河如帶之意何以過此望今近
臣講究太祖以來蒙古大臣各配食於所祀列帝之
庭是誠一代之盛典傳諸無窮矣
四曰定配享自唐祀夫子配以顔子至宋陞孟子與
顔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
性理之説明始以顔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蓋得
夫子之傳者顔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道
統之傳於是得其序矣故江南諸路廟學皆以四子

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雖云亡宋之制然綱常名教所係此當因而不當革者也今京師廟學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金之舊左顔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奚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

今天下一家同軌同文豈容南北之禮各異也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然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竊以為不然蓋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為庶僚子為宰職各以其德與勲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之子上哉殊不知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顏曽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升子張

於十哲以補曽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二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五曰廣薦舉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一世之用顧其用之者何如爾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甚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為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於科目也宋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蘇洵於眉山而進之容臺

擢程頤於西洛而置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令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姦欺設邏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為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體用者安肯決榮辱於三場競是非於寸晷哉當於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

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奬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於唐虞矣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竊以禮莫大於宗廟盖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刑政之所出也唐虞三代漢晉唐宋靡不由之洪惟聖元龍興朔漠聖聖相承積徳累功百有餘年大經大法固已追逺唐虞三代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繼統之初衆正登庸之日定一代不刊之典而為萬世法

程正在今日適玆新廟告成奉遷伊邇其合於禮而宜
於今者固當議而行之也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孫毓曰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
南賈公彥曰后稷居中昭處於東穆處於西古者父子
不並坐昭穆所以别父子遠近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
兄弟共為一世昭皆為昭穆皆為穆七世而止唐增為
九世十二室趙宋因之為十二室世有定數而室無定
數其室次以西為上太祖居西夾之東為第一室以下

各序昭穆次第而東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太祖居中為第一室為一世睿宗居西為第二室為一世世祖又西為第三室為一世裕宗又西為第四室為一世順宗居太祖之東為第五世成宗又東為第六室兄弟二室為一世武宗又東為第七室仁宗又東為第八室以無餘室結綵殿於東壁近南兄弟二室為一世故八室止為六世其制頗與賈公彥后稷居中之制相近而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

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安奉太祖皇帝為萬世不遷之祖所存十室太祖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彦昭穆次序而列之也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凡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昭之第三世英宗居西為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

以右為上茍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
胳合事宜誠一代不刋之典可為萬世法程也若以舊
廟為累朝定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仁宗之上
為東之第一室居裕宗之下則為西之第五室顯宗之
室定而英宗之室始可議焉葢顯宗在東則仁宗以下
更無餘室顯宗在西則英宗當祔仁宗之下以禮言之
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
閔公之上書曰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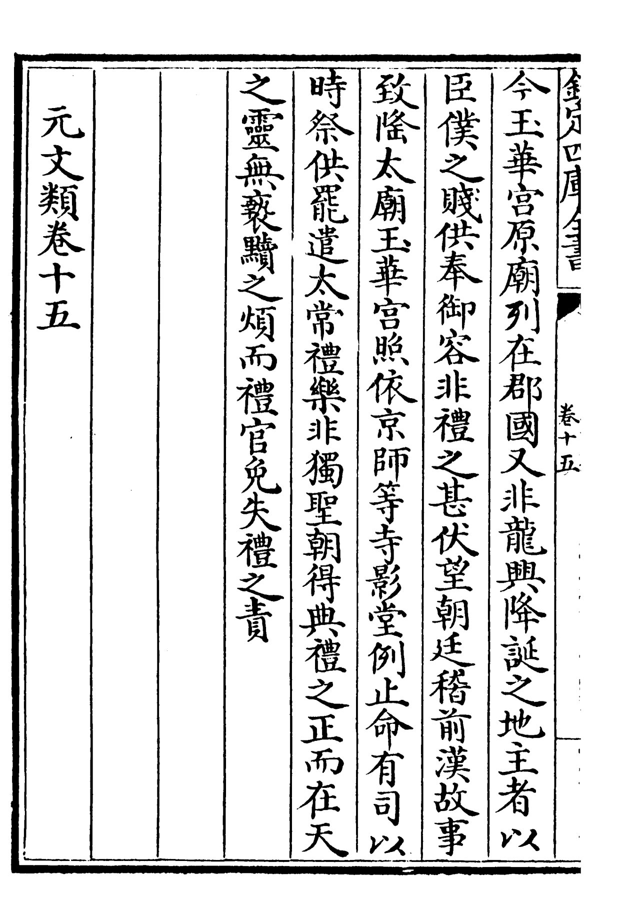
萬世法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弟之上況未當正位者乎若以此言之則成宗宜居上順宗次之顯宗又次之若以國家兄弟長次言之則顯宗固當居上順宗次之成宗又次之英宗居西祔裕宗之下則兄躋弟上猶為逆祀而孫居父祖之上可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葢位之所當然也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

者乎且如今之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東者復尚左矣公私大小燕會亦然但人不之察耳致職居博士宗廟禮文之事所宜建明然事大體重宜從史院詳酌行移集議取自聖裁

真定玉華宫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貞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兹道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

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
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宜正定
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牘於祭祀時爲弗欽春秋
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覩聖朝建
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皇帝神御别在眞
定路玉華宫竊惟有功德於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
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
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



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
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
致隆太廟玉華宮照依京師等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
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
之靈無褻黷之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

元文類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元文類卷十六

元　蘇天爵　編

表

東昌路賀平宋表　徐世隆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即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既東西之被兼愛豈南北之分初建文臣播告方國昭示包荒

之量絶無陵弱之心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尚遺蜂蠆之毒蠢爾三苗之弗率命予羣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駕而降鄂岳蘄黄面縛江漢心歸鐵瓮之堅城已摧金陵之王氣何待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偽將悉朝於闕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恃險而亡應悔求和之晚兹雖天意實出聖籌歷觀往古混一之難未有今日飛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

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効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

車駕班師賀表中統元年九月為真定廉宣撫作　李冶

臣某等言伏為逆黨悉平車駕迴鑾者黃鉞耀威果凶徒之十掃翠華旋軫遽明詔之再頒率土皆臣普天同慶伏以circ周之熙朝而造管叔武庚之役漢之盛世而行淮南濟北之誅事豈樂為兵非得已屬者逆屬相煽狂童恣行潛包禍心搆成內難惟聖人必欲去害斯天子

所以有征爰興問罪之師庸示安民之勇靈旗順指醜類畢潛衣暫試於一戎月連飛於三捷春生秋殺玄化何私天動星迴鴻鈞自斡宗祧鞏固永孚無疆之休日月貞明定為羣目之用此葢皇帝陛下運膺千載道貫九皇雄斷電馳廟謨洞澈既多筭以勝少筭況至仁而伐不仁是宜氛祲廓清車書混一大統會歸於中統太平今睹於開平凡在陶甄疇非鼓舞臣某等忝以守官於藩翰不獲稱慶於闕庭想迎六尺之輿遥祝萬年之壽

賀平宋表

孟祺

臣巴延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欽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為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為城下之

盟逺凱奏之言還輒姦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
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
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於自求
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
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
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
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勒哈取道於獨松董文
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珠安塔哈等恭司中閫直指偽

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招徠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倔强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幡始監其宋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

玆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為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為壽更陳虎拜之辭

進授時歴經歴議表　　楊桓

恊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歴書之明驗一或失應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殆人為之未密昔稱作者初非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末幾則旋聞踈闊葢由年拘積算日括周分不知閲測以考真率多傳會以求合

必欲行於永久詎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
文之治事加詳核法貴變通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
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
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
晷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朓朒精思
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
為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歷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
注式一十三卷歷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上

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進實録表

王惲

典謨述堯舜之功令聞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問宣昭粤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來況大業豐功震今耀古惟深善述首議丕揚洪惟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民植根榦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龍飛灤水鼎定上都革弊政以維新擴

同人而一視規模宏逺朝野清明内則肇建宗祧創設
臺省修舉政令登崇俊良外則整治師徒申嚴邉將布
揚威德柔服蠻羌加以聖無不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
儉樸素養之以慈惠雍和收攬乾綱綜覈名實賞罰公
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彚連茹羣雄入㲄削平下上
統正中邦慕義嚮風聲教實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職貢
無遐邇之殊方且開學校而勸農桑考制度而興禮樂
國號體乾坤之統書畫煥奎壁之文罄所有而疇戰功

不待計而救民乏聽言擇善明徳緩刑斂福錫民遇灾知懼得洪範維皇之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歳豐民安吏恰葢帝德克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致太平武定亂略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開天立極者三十五年立綱陳紀者二萬餘事以謙讓弗遑於備紀故纂修未至於成書欽遇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勵精圖治亟鑒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深詔下臣俾為實録宅心宗社凝孝羮墻開館局而增置

官僚救羣司而大紬圖籍編摩既富捜訪加詳採摭於
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之注張皇初槀增未見於罕聞
承奉綸音俾蠲繁而就簡俯殫管見仰體宸衷畫畧虛
文一存實事其饗會征伐文物典章粲焉列三代之英
蔚爾開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廉之士忠良姦佞之臣
版圖生齒之繁財賦畜牧之盛謹依條據粗致無遺今
具所修成世祖皇帝實録二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
聖訓六卷凡二百七十卷謹繕寫為二百七十帙用黄

綾夾複封金隨表上進臣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顧惟載筆才何有於三長勉進蕪辭慮庶幾於一得冒瀆聖聽不勝驚惶

進三朝實録表皇慶元年十月進

程鉅夫

一人御極聿嚴金匱之藏三后在天實監玉堂之記粤若稽古克底成書欽惟皇帝陛下孝友慈仁温文睿哲統之垂業之創念昔繼承功以著德以彰在兹纂録首崇筆削之任式宏龜鑑之圖臣等職忝禁林才非良史

繫年繫月豈足盡於先朝作典作謨庶有徵於今日臣等以所編成順宗皇帝實録一卷成宗皇帝實録五十六卷事目十卷制詔録七卷武宗皇帝實録五十卷事目七卷制詔録三卷總計一百三十四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翰林國史院陞從一品謝表　程鉅夫

天開文運治再覩於熙朝地切詞林恩比崇於極品羣情胥悅斯道增華欽惟皇帝陛下德與日新聖由天縱

禮儒臣而加異相古所無進院秩以示優自今伊始親授銀章之重益爲玉署之榮臣等學愧前修位隆往代典謨訓誥敢忘黼黻之勤元首股肱願效賡歌之盛

謝賜禮物表　吳澂

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天日月照臨遠及於老臣賜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筐篚之幣承恩過厚揆分何堪俯瀝愚衷仰塵睿聽伏念臣荆揚賤士樵牧孤蹤幼誦孔氏之遺書無繇見道長值朝家之興運有幸爲

民愧碌碌之譾才乏卓卓之竒節以言其文章則體格卑陋以言其學行則器宇凡庸自甘晦迹於深山豈覬發身於昭代大鈞靡不覆幬小物亦預陶鎔惟成宗法至元首賁丘園之隱歷武宗逮延祐游升館閣之華先帝擢之禁林今皇處以經幄講讀古訓對揚耿光謬蒙上聖之簡知得厠羣賢而布列然犬馬餘齒已非少壯之年而螻蟻微忱莫展驅馳之志外之弗能效勤勞於郡縣內之弗能禆謀議於廟堂縻廩粟費俸錢素餐甚

矣辱高位迷官謗清論凛然因負採薪之憂遂辭視草之職雖心同葵藿常戀闕廷奈景廹桑榆宜歸田里未嘗毫釐有補於國况又耄耋無用於時淵度涵容寵錫優渥茲蓋欽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海宇皆春忍令散材汨沒於泥塗欲俾寸草沾濡於雨露閔憐周恤固君父惻隱之仁悃欵控陳乃臣子辭讓之禮倘冒昧而拜貺實踧踖以懷慙敢致懇祈乞垂矜允收此九重之大恵全其一介之小廉壹是歡榮等如祗受臣棲遲畎畝

既難强筋力以輸忠教誨子孫自當竭精神而報上所賜鈔錠緞疋除已向闕謝恩外未敢欽受謹奉表辭謝以聞

進實録表至治三年二月進

袁桷

十年御極聿修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乏三長之筆祇成信史上徹宸旒洪惟仁宗聖文欽孝皇帝仁靜根心温恭合德詩書造士闡學制以設科法律為師嚴官規而限禄諏經作則稽古鑑今耆龜定主鬯之公棫樸謌

奉璋之衆宜登琬琰永祕緗緗欽惟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陛下慕切羮牆令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聖明而有造臣等尊聞傳信竭思纂題閱歷歲年已深慙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於汗青臣某等所編成仁宗皇帝實録六十卷事目一十七卷制誥録一十三卷總計九十卷繕寫已畢用黄羅袱封全謹具進呈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歴之歸欣
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降出震
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
之無私粤在大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
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
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
宇宙之新時開太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
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賛成能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獨興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資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職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事啟沃

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藴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説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嘆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氊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茂聞補報之微功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

重俾專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葢伏遇皇帝
陛下以乾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
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令二帝三王之至盛
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瑣末於芻蕘俾葢涓埃於
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
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
勸九歌用稱萬壽

進實録表至順元年五月進

謝端

瑶圖啓運新元會之重熙金匱紬書述先朝之顯烈素

幰載筆今幸成編洪惟英宗睿聖文孝皇帝徳洽堪輿

恩覃動植制禮作樂絜乎宗廟之儀登明選公秩若朝

廷之紀四年無前之盛治兆民至今而永懷惟刪定之

公乃可稱於信史固纂修之久將有俟於明時欽惟皇

帝陛下遹駿有聲粤若稽古謂文武之道必方冊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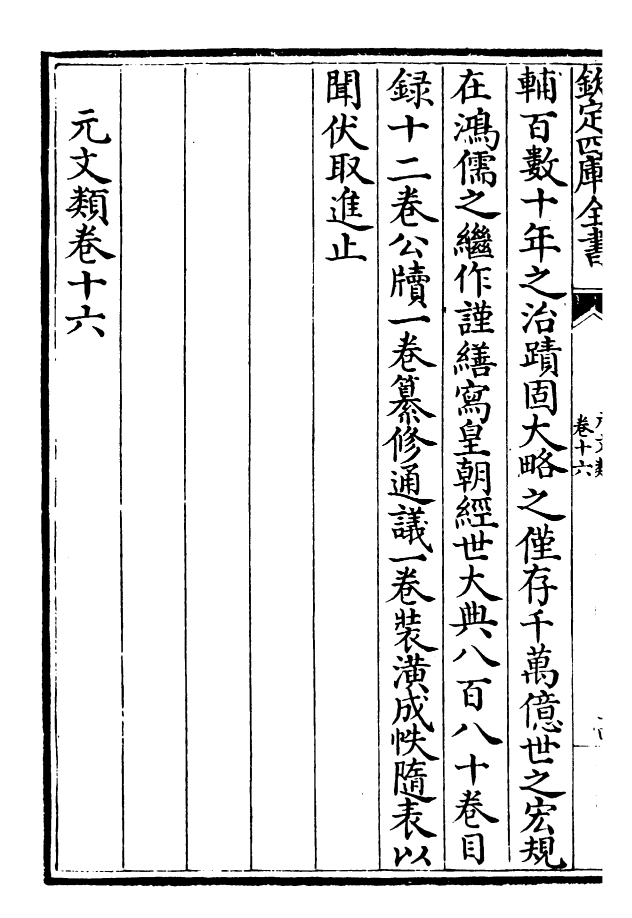
傳而堯舜之心在典謨而可舉彰繼述之善志大揚厲

之洪休荅尊所聞莫非爾極臣等事徵四繫學愧三長煥乎文章無能名其為大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臣等所編成英宗皇帝實録四十卷事目八卷制誥録二卷總計五十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進經世大典表至順三年二月進　　歐陽玄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録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於以著當代之設

施於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纘休鴻基發
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關雎之風化日興
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
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羣策躬親萬幾思祖宗
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皦日
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徧勑官
寺發職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
叨承旨諭俾總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原質為本而文為



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略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録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

聞伏取進止

元文類卷十六